

文泽尔系列侦探小说



不朽踩在死亡的边缘
凋零的生命纷纷哭泣

千岁兰

Welwitschia

文泽尔/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Detective



千岁兰

/ Welwitschia

文泽尔/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千岁兰/文泽尔著.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7.5 (文泽尔系列侦探小说)

ISBN 978-7-5317-2163-5

I. 千… II. 文…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71118号

千岁兰

Qiansuilan

作 者/	文泽尔
责任编辑/	徐秀梅 高璐
装帧设计/	弘文馆·闫薇薇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17号
网 址/	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1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30×1120mm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164 千
版 次/	200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8.00元
书 号/	ISBN 978-7-5317-2163-5

「自由意志市介绍」

欢迎来到自由意志市！

首先，请相信这样的一个城市是被寄予了深意的。

开始，只是在纸面上进行一些简单的构建——当这个名字定下之后，城市便不再专属于我。我漫步在自由意志市的街道上，遇见一些人，并和他们成为朋友……他们告诉我属于他们的故事，我耐心地听着。

征得他们的同意之后，我回到自己的城市中，开始回忆，并试着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

那就是大家看到的这本小说。

创造一个城市，是2001年的《侠盗猎车手III》^①给我的灵感——自由城（Liberty City）的原型是纽约，但它却并不是纽约：这个城市在我们的想象中忙碌着，属于这个城市的人们有着自己的生活，就像我们经常电视中看到的、那些在大城市中生活着的人们一样：柏林、伦敦、纽约、东京……有些城市，或许我们一辈子都不曾踏足其上，但却能够感知它们的存在，能够想象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

^① 《侠盗猎车手III》是一款由美国游戏公司rockstar制作的动作类游戏，游戏背景因模拟真实城市而成为一款相当受玩家欢迎的游戏。

那群人——他们的忙碌、庸俗、痛苦、快乐……

城市都是相似的。

请记住：自由意志市，这个城市和上面提到的那些城市并没有什么不同——只要能够在想象中给它一席之地，它就已经是真实的了。

城市又都是不同的。

这个繁华的大都市位于欧洲，却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已知的国家。年平均气温在十二摄氏度以上，夏季不是太热，冬天间或有雪，却也算不上寒冷。

整个城市共分为七个大区——朗林根区、豪泽区、雪令区、德纳赫区、赤莫尔区是我们目前已知的五个。

自由意志市是一个旅游业兴旺的城市，如果计划到自由意志市观光，一个重要的景点便是豪泽区的米修罗大教堂。当然，同区的新旧皇宫、市政厅以及哈登贝格伯爵纪念碑也是不能错过的名胜。

对本市独家上演的那几出歌剧台本感兴趣的话，直接从总火车站乘地铁到耶普塔歌剧院即可——但一定记得提前订票：夏季假期的热门场次，至少得提早一个半月预订。

既然已经到了歌剧院，不妨就在塞勒凯特街的小旅馆留宿。完全不需要跨越大半个城市去入住琉苏饭店或者辛达罗尔饭店的昂贵套房——隔天清早，直接从小旅馆出发，坐几站公车到劳德马尔蒂街，然后换乘一早等在那里的游览专线，幸运的话，还可以看到海上的日出。

七点钟轮渡开始第一班航行，趁着天刚刚亮，可以去有名的圣威尔克瑙修道院看看——苦修士们在海岛上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修道院组织的三周“苦修士之旅”：每年仅在冬夏两季提供二十个名额，需要提前报名，并且只限男士。

沿岸的名胜有海堡和柏特默斯守望崖。另外，如果想来自由意志市冲浪的话，乘飞机到自由意志机场或者乘海轮到圣路易港都是不错的选择——入住中式风格的万寿菊饭店，租车到靠海的黑棕榈

旅馆过夜，甚至直接在里卡海滨浴场的指定地点搭好帐篷！海滩给旅客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

不会游泳？那也没关系，可以到这大城市的博物馆一游：

离总火车站不远的国家艺术长廊收藏有梵高、伦勃朗、委拉士开兹、提香等大师的传世名作，安特瓦内德首饰博物馆拥有那颗著名的“欧洲之心”。

朗林根区是大型博物馆聚集的地方：园艺博物馆、汽车博物馆、冷兵器博物馆和摄影博物馆的藏品，其数量和质量在整个欧洲都称得上是屈指可数。

名琴协会、巴洛克博物馆和犹太博物馆的规模较小，但在对展览主题的挖掘上却相当深入，尤其适合对这方面内容极感兴趣的游客。

时间宽裕的话，甚至可以去罗曼室内跳蚤市场转转：绘画、家具、首饰、衣物……这里什么都卖，真假混杂。如果对自己的眼力有自信，不妨在这里淘两件便宜的古玩慢慢赏玩。……

自由意志市通用欧元，但由于兑换方便，美元在饭店、红灯区和夜总会也可以通用。初到自由意志市，虽然也可以在总火车站或者机场的兑换处购买欧元，但却需要缴纳不低的手续费：建议到朗林根区的自由意志市中央银行或者其下属的办事处进行兑换——他们仅象征性地收取固定手续费。

语言方面，英语和德语在自由意志市通用，城市里的不少年轻人也能讲流利的法语（这和初等教育的改革有关）。另外，会讲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甚至汉语的人也不少。

自由意志市是一个开放的移民城市——如果愿意，甚至可以在这里长住下来。

这里的商店遵循一个历史悠久的禁店令：周日不允许商店开门（加油站除外）——但现在这条奇怪的法规似乎越来越被人们轻视：自由商贸中心和福里克（Flic）连锁超市经常也以活动为名，在周日开放营业了。

如果要和自由意志市人打交道——记住，他们认为自己的名字比姓氏重要：比方弗兰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博士，在这里人们习惯称他弗兰西斯先生，而不是克里克博士。

或许这样更能够体现他们的“自由意志”，天知道！

和自由意志市相邻的城市是梅尔市：那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城市——因为“鲁芬（Luven）湍流”而出名。

自由意志市的出版业和制片业十分发达——大量的专门期刊支持着市民们丰富多彩的业余爱好；阿伏罗狄提（Aphroditi）制片厂每年都会拍上数十部新片，并在全球范围内上映和发行。

《自由意志报》和《自由先导报》是大家常看的报纸，如果大家留意广告版面的话，可能能够找到我们的主角在报纸上所购买的一小块广告位——按着那个号码打过去，就可以让塔芙妮将话筒转交给文泽尔了。

打声招呼，你会发现这个城市就在我们身边。……

每次，我走进这个城市，将一些新的东西记录下来，这个城市的熟悉感觉也就不由得更增添了几分。

因此，我总是在想：一个侦探、一群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究竟该以怎样的方式来证明彼此的存在呢？为了让一群真实存在的生命能够真正生活在某个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的地方，我创造了这个城市。我认真地读了克里克博士^①所著的《惊人的假说——灵魂的科学探索》这本书，书的内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哲学家们或许早已对“自由意志”失去了兴趣，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可能从不提及“自由意志”，物理学家在关心量子测不准原理和谈及薛定谔的猫时应该偶尔会想到这个词……现在，我认为小说家们也可以在“自由意志”上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我为我的城市取了这个名字，因此它不再属于我。

欢迎来到自由意志市！

① 弗兰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英国物理学家和生物化学家，他与詹姆斯·沃森合作发现了DNA的分子结构，为此他们获得了1962年诺贝尔奖。

「自序」

千岁兰, Gnetales的一科, 英文名Welwitschia mirabilis^①, 生长在非洲西南部沙漠的裸子植物^②。因叶子的寿命长而得名, 球花均为对生: 这点是为了适应沙漠的恶劣环境, 以求繁衍后代不至遇到更多困难而进化得来。

实际上, 本文在我的写作提纲中所记下的名字是《双面车牌》。正式动笔时, 却又觉得这个名字有些太过直白且无趣, 反复斟酌之后, 改作了现在的这个名字。

小说创作中, 虚构角色作为“现实人”的断面而存在, 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概括所带来的分类学与文学之间的矛盾——此种隐晦说法的实际意义在于: 我们应尽量避免过分典型的概括, 避免脸谱化创作所带来的文化刻板现象。

《千岁兰》的命名也和这样的警示相符——我在植物的特征和小说的脉络之间找到了不止一处的衔接点: 如此具有对称美感的呼应, 在创作过程中轻易地打败了刻板, 不自觉地使我在写作之初所拟定的“断面”显得更富有活力与张力。

对这样的说法感到一头雾水也无妨——在通读完全篇之后, 您自

① 这复杂的名字是为了纪念其发现者, 奥地利医生弗雷德里希·威尔维茨 (Friedrich Welwitsch)。

② 如果有兴趣的话, 在纳米比亚的第二大都市斯瓦库普穆多参加纳米布沙漠一日游, 可以有幸看到这种极其长寿的植物。

然就会知道书名之下暗藏着的蕴意了。

虽是序言，却并不是在正文尚未动笔之前写下的。大概在写了几千字之后，于一个编写提纲时所无法预料到的转折点上，突然无法确定该以怎样的手法将剧情进行下去了，却又不愿意就此搁下笔来（在这一天里，我偏偏还有相当充裕的时间用来写作）——但既然正文已经写不出来，也就最好不要勉强，干脆转回头来写序言算了。

这倒不是暗示我每次的序言都是敷衍了事——序言写起来确实是远比完成内容要简单：写下自己即兴的想法，以及一些抽象的、关于整个案子的布置并留下适当的、让读者们忍不住要读下去的悬念——这些当然是比较轻松的事情。

至于正文的写作，提纲列下之后，所有相关的内容就开始在我的脑海中打转：我可以将它们按照我自己的顺序分点写下来，做成一个方便查阅的案件提要——那恐怕只需要两张A4大小的打印纸，还不见得写得满……

将上述要点按照时间顺序（根据需要，配合上插叙和倒叙）写下来，紧随而来的就是一道颇难的填空题——里面所有的空白加上题目本身，即是每篇文泽尔系列小说的草稿：这样的考试结束之后，我还必须再兼任一个批改者的角色，修正这个仅有填空题的、不设具体考试时间的写作测验的很多小逻辑错误以及一些纯粹的语言毛病，并尽可能地完善细节。很多时候我都会以“初稿完成”为借口偷懒，休息一段时间——休整期过后，重新读时再来改：以读者的心态来修改，反而比较有趣。

数次的修改之后，我会将文章标记为“完成”：考试完毕，不论成绩如何，总算是暂时松了口气。

近段时间的天气十分的不好，相当长的时间见不到太阳，这直接导致心情阴郁和懒惰。忽然就产生了一种很不好的预感：大概这篇文章的完成时间将会超过以往我曾写作过的任何作品，而成为“文泽尔的写作生涯中”完成时间最长的作品了吧。

嗯嗯，偷懒也该有个限度，序言就写到这里了。

[引 子]

"Erase!"

放弃吧！

.....

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去过那栋房子。

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去过那栋房子……

我开着车，车的速度很快。有几次我险些撞到前面的车……在那些十字路口，司机们急急地停下车来——他们肯定在咒骂我，我却顾不上那么多了。

我要赶快回家。

我在那房子里找到了两只瓶子。

两只精致的小玻璃瓶，瓶口用白蜡小心密封。

瓶子里盛满古怪的淡黄色液体，我猜那些一定是福尔马林——天哪，我的鼻腔里几乎在瞬间就溢出了那掺杂着腐败

墓地气息的甲醛味道……想象的力量实在可怕！

不要问我是怎么猜的，一切都再明显不过：

一只瓶子中装着一截女人的手指：我看得很清楚——那是拇指，被截断的部分已经没有了肉色。白色的骨头，白色的肌肉和皮肤，仿佛是被强行包裹在一起，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疏松。

只有指甲上曾涂抹过的指甲油还保持着些许的鲜艳——那一小块刺眼的血红。

瓶壁上贴着一张剪裁整齐的窄标签：

艾莉斯·卢瓦尔 / 3月2日

那些字是打印上去的，和我们经常在海洋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鱼类标本瓶上所贴着的标签十分类似。

而另一个瓶子……噢，那个瓶子实在是有些太小了——里面放着一只鼻子！人的鼻子！

那只鼻子被四周的瓶壁压迫着，有些地方裂开了，乍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只被硬塞进去的奇怪蘑菇——那或许曾是一只玲珑漂亮的鼻子，长在一个五官精致的女孩脸上。

我甚至知道这个女孩的名字，标签上写得清清楚楚：

辛蒂·斐杰库斯 / 1月19日

我不敢去想象那样一张缺少鼻子的脸——辛蒂肯定已经死去：她的脸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甚至直到那时为止，我都还是乐观的。

我反复告诉自己，我要强迫自己去相信——这一定只是

个恶作剧！

我知道这很渺茫，但我依旧告诉自己：

这一定只是个恶作剧……

直到我听到那个房间里传来的声音。

我打开那扇门，我看到一个人被绑在一张结实的旧木头椅子上——我是从下往上看，我看到椅子被牢牢地钉在地板上，我看见他被铐住的脚、他的身体、他那被反绑在身后的手：他是背对着我的。

如果我在继续往上看的时候突然失去了视力——那样就好了，如果我的眼前是漆黑一片，我一定会马上冲过去救他。

你以为我疯了吗？

不！我没有疯！

我却再往上看。

我看到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我的意识空白了几秒钟。

然后我才意识到：那东西是他的头部。

这时，就在这时，他似乎听到我的声音了。于是，我看到一具属于人类的躯体，顶着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从那张椅子上，正要努力地转过脸来……

之后就是空白，还是空白，彻底的空白，很长时间的空白……

能想起什么的时候，我已经在车上了。

车开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我只能告诉他，赶紧告诉他。

我那可怜的、仅剩的最后一点点理智反复对我念叨着：

你必须马上回家。

马上回家……

我永远都无法知道,等待着我的将是些什么……



这张死亡通知是目前为止的第六张，
收到前五张死亡通知的人都已经死去。
警方隐瞒了此事，原因不明……

【…… 第一章 裂缝

[第一节 零碎的片段]

“Le vent faisait frissonner les feuilles.”

“Un air de dignité hautaine……”

风吹动着树叶。

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模样……

……

10月7日星期一，早晨，文泽尔侦探事务所。

“我的生命正受到威胁。”

“先生，您没有预约吗？”

塔芙妮毫不客气地拦住了这位慌张的先生——他几乎是冲进侦探社的，如果她再不作出一点什么反应，他几乎就要这样一言不发地直冲进我的办公室了：事实上，塔芙妮在听到这位身材高大的先生的闯入理由之前，已经不自觉地察觉到了“威胁”特有的气氛。

“事实上，我们的生命无时无刻不受到威胁，但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威胁了。如果您是被人勒索钱财，请直接去警局报警——或者我帮您叫警察也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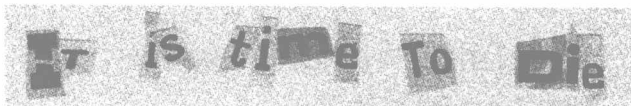
我倒不是真有叫警察来的意思——那太麻烦了：如果事情是找警察就能够解决的话，这位先生估计也不会来找我。说这番话的意图，仅是想让这位先生在辩解或回答的过程中恢复冷静。

“他们怎么可能相信，哪有这种事……不！虽然没可能，但是……啊！对了，你就是文泽尔吗，这个，你看这里……”

可怜这位手足无措的冒失朋友，自言自语半天后，将右手中攥得紧紧的一张纸递给了我。然后，像是卸下了背负多年的重任一般，瘫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神情沮丧。

我和塔芙妮一道展开这张被捏得皱巴巴的纸，上面是由大概是从报纸或者超市广告单上剪下的字母所拼成的一个英语短句的复印件：

复印纸上的句子



“IT is time To Die，是时候死了。你怎么知道这不是谁的恶作剧呢？”塔芙妮问道。

“不是恶作剧，他安排好的，早安排好的……”

“那么，您一定清楚，这究竟是谁的安排？”塔芙妮立即反问道。